

西河合集

卯
書
古
錄

嘉慶辛未學圃重刊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序目

舊正事有東陽王崇禎序
虎文氏序茲不錄入

崇禎

六律書

蘭溪唐彪曰四書與羣書相貫通且聖道聖學盡存是書倘於此有錯而不之知無庸讀書矣先生老不事筆札每以未註四書爲憾門生兒子善承意輯先生經集與講錄之及四書者作四書正事八卷正其釋事之有錯者已行世再期月矣顧陸續補綴似失紀要先生於伏床時更爲整理使兄孫知書者增損移易分三十二門部計四百五十一條合二十二卷名曰改錯雖仍未正義然而義亦多可見焉人雖尚愚鮮有口不辨菽麥目不識布與帛者乃曰食糠粃而認爲稻曰衣莆蔴藁蒯而甘被之以絲紵之名雖曰積習使然然其錮蔽之中人亦已深矣今有人焉一旦起而喚醒之曰此錯也而隨爲改之豈不甚快顧知錯難改錯尤不易惟知不錯者始能知錯惟知千百書之不錯而後能改一書之錯則其所云循規矩而改錯者先生豈自謂哉夫亦時俗工巧其勿任私智而好附會焉則於是書有厚望已

西河經集目

大學證文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大學問一卷

中庸說五卷

論語稽求篇七卷

四書臆言四卷補二卷

逸講箋三卷

聖門釋非錄五卷

四書索解四卷

講錄講餘錄八卷

經問十八卷補二卷

仲氏易三十卷

推易始末四卷

易小帖五卷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太極圖說遺議二卷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

尚書廣聽錄五卷

舜典補亡一卷

國風省篇一卷

毛詩寫官記四卷

詩札二卷

四書改錯序目

僞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大小宗通釋一卷

廟制折衷二卷

婚禮辨正一卷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喪禮吾說篇十卷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

周禮問二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竟山樂錄四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明堂問一卷

學校問一卷

郊社禘祫問一卷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是書引據他書極博茲不勝載惟正事原本多輯經集為主而聖一漏萬易起攻難故將經集引據目臚列卷端遇有質辨當發原文審解之其未引及者亦不概錄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目

卷一 共二十八條

〔入錯〕公叔文子

子西

孟施舍

桓公 子糾

南宮敬叔 方叔武陽襄

仲弓之父

吳孟子

子桑伯子

孟之反

朱張

白圭

慎子

滑釐

申詳

盜跖

蹠

四書改錯目

柳下惠

曾西

曹交

子禽

南宮

箕子

左邱明

告子

放勳

虞仲

費惠公

琴張

曾皙

宋牼

癡疽

天

千歲之日至

禹疏九河

子畏于匡

宿於晝

丘隅

轉附朝舞

蒲盧

蒿而不秀

廉

兩馬之力

卷二 共二十條

〔天類錯〕

北辰

〔地類錯〕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華嶽

舉於海

東夷之人也

駢邑三百

〔物類錯〕

韜瓜

棠棣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

卷三 共二十二條

〔官師錯〕

世祿

士無世官
百乘之家

陽貨大夫

孔子為魯司寇

下大夫上大夫

委吏乘田
宰匠輪輿
周公使管叔監殿

忠信重祿
蓋大夫
齊卿之位

卷四 共二十二條

朝廟錯
復其位

吉月必朝服而朝
厚往而薄來

宗廟饗之
山節藻梲

禘將于京
告朔之饋羊
四書改錯目

宗器
邑里錯

都
五畝之宅
置郵

卷五 共二十一條

官室錯
自牖執其手

索綯
蒞陰

穿窬
夫子之墻數仞

器用錯
般之輅

韞匱
正立執綬

盜掌火

子華使齊
臣大夫
來百工則財用足

校人

既廩
為諸侯憂

朝聘
冉子退朝

拜下
朝廷不歷位二句

祖廟
明堂

瑚璉
上祀先公

二

駢邑三百

郭
關市

三歸

山節藻梲

廄茨
不日成之

居蔡
掘井九仞

湯之盤
大車小車

徒杠輿梁
蘩禋

宗器
瑚璉

卷六 共二十一條

〔衣服錯〕

衽 君子不以紺緇飾

麻冕

周之冕

明衣

齊疏之服

〔飲食錯〕

割不正不食

嗜秦人之炙二句

放飯

人莫不飲食節

卷七 共九條

〔井田錯〕

夏貢商助周徹

〔學校錯〕

〔郊社錯〕

變置社稷

〔禘嘗錯〕

禘嘗之義

卷八 共十六條

〔禮樂錯〕

射不主皮

緇袍

章甫

設裳衣

黻冕

當暑袵絺綌節

寢衣

做蹠

不時不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冬日則飲湯二句

薦其時食

一夫百畝

餘夫

校序庠

郊社之禮

問社

禘

宗國

繪事後素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三家者以雍餼

獵較

卷九 共十九條

〔喪祭錯〕

定為三年之喪

期之喪

為期之喪

四書改錯目

三

請數月之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

所以序昭穆也

序事

燕毛

卷十 共二十六條

〔故事錯上〕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師摯適齊

武王是也

亂臣十人

關雎樂而不淫

周公使管叔監殷

王者述熄

四書改錯目

甯武子

庾公之斯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季文子三思

卷十一 共十七條

〔故事錯下〕

三桓之子孫

佛肸召

子畏于匡

有私淑艾者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齊人伐燕

宋小國也

卷十二 共十四條

公行子有子之喪

諒陰 禮朝廷不歷位二句

薦其時食

序爵

旅酬

非其鬼而祭之

禴將于京

舜五十而慕

舜善射弄盪舟

紂去武丁未久

泰伯三以天下讓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有婦人焉

八士

五霸

桓公九合諸侯

四

子產君子道四

蘧伯玉邦無道二句

孫叔敖

甯武子二

四世

公山弗擾以費叛

夫子為衛君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傷廉傷惠傷勇

見孔子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南辱於楚

齊人將築薛

千乘之國

以皮冠以旆以旂以旌

以旒以旒以旒

以旒以旒以旒

以旒以旒以旒

以旒以旒以旒

以旒以旒以旒

以旒以旒以旒

〔典制錯〕
豐鐘

若合符節

刑政錯

使民以時

必不得已而去至去兵

片言折獄

敬事而信

徒枉與梁敬事而信三句

民信之章

肆諸市朝

辟草萊任土地

卷十三 共十七條

記述錯

憲問

章節錯

不固主忠信三句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禮之用二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至合

無息至無為而成

天下有三重焉章

論語學而篇

大學曾子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忠信三句

不在其位至思不出其位

德行節

作者七人矣

外內之道也

子曰吾說夏禮節

故至誠

王

書云孝乎惟孝三句

懷其寶而迷其邦二段

五

聞文王作興

卷十四 共二十二條

引書錯

後我后

衛君待子

墨伯玉寡過

神農之言

據書錯

五達道

質勝文則野二句

朝聘

千乘之國

厲無夫里之布

後我

仲弓問子桑伯子

不得罪于巨室

堯典

楊子拔一毛

卷十五 共三十三條

朝聘不歷位而相與言

食夫稻衣夫錦

關雅之亂

書同文

凱風

拜下

朝聘

千乘之國

厲無夫里之布

質勝文則野二句

朝聘

千乘之國

厲無夫里之布

質勝文則野二句

朝聘

千乘之國

厲無夫里之布

〔改經錯〕

五十以學易

滿盧

臣始至於境二句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棠棣

仁也者人也章

〔改註錯〕

傳不習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時日曷喪

自牖執其手

喪致乎哀而止

為諸侯憂

侯

語之而不惰

見善如不及

卷十六

共二十三條

四書改錯目

〔自造典禮錯〕

徹

子見南子

揖讓而升下而飲

〔抄變詞例錯〕

信近於義章

吾與女弗如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

斯民也節

合下節

是故君子尊德性節

夫志至焉氣次焉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卷十七 共二十九條

〔添補經文錯〕

無違

大學之道

詩三百

瓜祭

三月

雖少

子路曰

黻冕

民無德而稱焉

宿于晝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射不主皮

由也彥

束牲載書

以費叛

今之學者為人

畜君何尤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夫子温良

不得乎親

六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正名

仕者世祿

五畝之宅

巧言令色鮮矣仁

蓋有之矣

士而懷居

民可使由之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或生而知之節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學問之道無他節

賢賢易色

吾必謂之學矣

譬如北辰二句

不知為不知

事君數

我未之見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為之難
以直報怨
當仁不讓於師

日三省

人不足與適也二句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是以論其世也

卷十八 共二十九條

小詁大詁錯上

雅言
夫子失之

善人
克己
作巫醫

四書改錯目

壹是

期月守
水信無分子東西二句

楚之壽
折枝

雖萬鎰
吾十有五二節

六十而耳順二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卷十九 共十二條

小詁大詁錯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所謂誠其意節
率性之謂道

不睹合下節
誠者物之終始節

操則存舍則亡節

繪事後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文猶質也節
內省不疚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

其揆一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子欲手援天下乎
故時措之宜也

學

執御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有天下而不與焉

為周南召南

七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終

覺類

孝弟也者二句
四十而不惑二節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哀公問弟子章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唯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
天命之謂性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誠者自成也節

仁義禮智根於心

卷二十 共二十四條

〔貶抑聖門錯上〕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季氏使閔子騫章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樊遲問知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司馬牛問仁章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賜也何如節

棘子成章

子貢問士章

子貢曰子如不言節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

季氏富於周公章

天何言哉節

焉知賢才而舉之

過猶不及

〔貶抑聖門錯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書改錯目

八

子路曰子行三軍節

今之成人何必然節

子曰聽訟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子曰張問政章

子張問明德辨惑章

子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張問明章

子曰賢易色節

子夏之門人章

子曰為吾父宰章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

其餘則日至焉而已矣

子夏曰商聞之矣二節

〔附錄〕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卷二十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曉晴稿
陳元龍
張希良
石虹

較

四書改錯

四書無一不錯謂四書五經為六經錯也古六經
即六藝經解稱六教漢志稱六學皆以詩書禮易
春秋加樂為六並非四書以舊時無四書也

謂四書為四書經錯也四書四件書也分言之則
大中稱大經論語稱兼經亦稱小經孟子則但為
論語所兼而不自立為經科若合為四書則直書

卷一
四書改錯

而已故元朝以書問二道經問一道明作分別且
特造八此文名曰書義可驗也

謂四書為四子書錯也孔孟固二子史記謂子思
作中庸亦是一子若大學誰作朱氏自分經傳謂
經是曾子述孔子之言傳是門人記曾子之意則
已不專屬曾子書矣至或問曾子作大學朱氏又
言或古昔先民有之未必曾子則安可據耶若鄭
氏禮註孔鮒孔叢子竝云大學中庸皆子思所作
此或可據然亦三子書非四子書也
謂大中本禮記中文程氏朱氏始專行之錯也大

學本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中庸第三十一
然早已專行漢志有中庸說二篇隋志有梁武帝
中庸講義唐人有大學專本卽宋仁宗朝亦曾以
大學專本賜及第進士皆程朱以前事也

謂程氏朱氏始合併四書而命以名錯也四書合
併于北宋至南宋初胡安國輩已早舉其名然並
不云合自程氏若朱氏則在寧宗朝雖有開僞學
禁稱朱熹四書然但舉舊名且朱氏作註亦不合
稱四書如大中稱章句論孟稱集註至元朝用以
取士雖總用朱本然仍曰書義用朱熹章句集註

四書改錯

二

二書竝不溷稱四書註可驗也

謂宋曾以四書取士錯也宋初以九經取士間及
論語至元祐變法有論孟義然是時以詩禮周禮
春秋左傳爲大經周易公穀儀禮爲中經論孟並
不在經科卽朱熹選舉私議亦但言諸經科中皆
當兼論孟問義則終宋之世但兼及之未嘗有專
科之事且第兼論孟不及大中以是時大中止禮
記本而未嘗有增改移換如今世所行之本惟元
延祐年始開科取士一變舊法以四書爲書易詩
書禮春秋爲經而去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爾雅孝

經等于不用。且限四書五經傳並用。宋人經註立
于學官。而前儒經註一槩不問。惟禮記則元時尚
用鄭註。而入明而復以宋陳灝註易之。而于是諸
經諸傳俱蕩然矣。此實漢唐宋後一大變法也。
謂四書文爲帖括錯也。隋唐至宋其試士有帖經
一法。取所習經本掩其兩端中間留一行裁紙爲
帖。凡帖三字而使之括之。十帖括其五以上卽謂
之通。此記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經義錯也。試士經義有兩法。以口問
者曰口義。以筆問者曰墨義。皆就經策題而解其

四書改錯
卷一

三

義如釋詁釋訓類。此明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制文制藝錯也。制文制藝者。天子自
爲策制。以試士。名爲制科。又名爲大科。其科自西
漢策賢良文學。以後沿隋唐及宋累累不絕。如宏
詞拔萃直言極諫等。與進士明經諸科相間舉行。
惟元明兩朝。八比興而制科遂絕。凡舉孝廉舉方
正皆止。薦辟並不策試。是制文以八比廢。而反謂
八比是制文。是指畫作夜真大夢也。

且謂八比是宋王安石所造錯也。安石變法。但去
詞賦。祇用經義。且以詩書周禮三經自造訓詁。使

經生誦之以之作文謂之三經新義何嘗有八比之名八比之法見于史冊乃忽造安石八比文居然行世豈非笑話考元朝變法時用王耕野名克耘者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其法自破題接題小講一名冒子後有官題又有原題于是有大講卽中比也然後有後講亦名餘意卽是後比而其最要者又有原經亦名考經使經文來歷明白乃又有結尾專以己意斷傳註之誤雖與今世所行者稍有出入而其法不變乃以元王氏爲宋王氏以元延祐法爲宋元祐法真夢之夢也

四書改錯

四

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其就註義以作八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聖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兩科直廢八比而惜諸臣依徊無能爲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還

故轍然猶特頒

敕諭搜天下經註之與學官異者悉收入祕府其

神鑒卓然深知學官經註有誤如此康熙丙戌子東

還草堂以年踰八十不能著書兒子遠宗偕兒子

文輝從京師歸與門人張文彬文楚文蠶兄弟輯

子經集中有爲四書註作較辨者合之作正事一

書先正其名物文藝禮制故實而闕其義于有待

以爲義煩而事簡第正其簡者且又不盡其刊正

之力謂之括略而惜其陸續補綴無經紀也按八

比最重莫如原經結尾二法專以已意考經而斷

四書改錯
卷一

五

經註之差謬如前朝浙試有君子務本題結言據

此則本安得訓作始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是也第其後曲護經註者謂結尾詞費易藏關節

遂隱相遺落而順治辛丑旣已定

功令而竝復之夫復之則仍可正錯矣業遵功令

復八比而卽以八比之復結尾者正經註之錯言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因取正事一書而條理之

而遠宗文輝仍赴京師三張兄弟以備書散去老

病臥床日呼兄孫能書者口授而使記之題之曰

四書改錯離騷曰固時俗之工巧今倘規矩而改

錯解之者謂俗固多錯然背規矩而改之則雖改亦錯吾之題此正恐改者之仍有錯也他日

皇上南巡當躬進此書以句

聖鑒否則藏于家以俟門生兒子之入獻焉康熙戊

子某月日

張文彬監二張文楚南張文釐風原輯

文輝充

遠宗述

詩稿

人錯

柳下惠

論語柳下惠魯大夫食邑柳下

孟子柳下惠居柳下

六

康熙二十年子在史館益都相公言

上幸南書房問諸詞臣論語柳下惠註云食邑柳下

孟子柳下惠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

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定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

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但註書者不應兩書

兩註自矛盾耳

古以食邑氏惟畿內王官與大夫之就食其地者

如芮伯樊仲原同屏括類惠不然也若公族倅貳

或食副田或食公邑皆不得以食邑為氏祇所居

偶異如仲遂以仲而氏東門南宮敬叔以仲孫而氏南宮類則以居爲氏容有之向謂惠有兩字左傳稱展禽則字禽國策稱柳下季則字季一是二十字一是五十字今知兼有二氏本是展氏係公子展之後而又氏柳下一是以字氏一是以所居氏也若趙岐註柳下是號不是氏則必如後世陶潛以居有五柳稱五柳生者恐又不然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公叔文子並不名公孫枝據春秋傳本名公叔發卽

四書改錯卷一

七

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則或又名拔然亦舍此無他名者若公孫枝則秦大夫也秦穆公時曾薦孟明伐晉傳稱爲子桑之忠子桑枝字也且其人有名卽國策亦有求平豹公孫枝于晉語又且論語子桑伯子鄭玄以子桑字同直欲以公孫枝當之見註疏豈有春秋名大夫而可錯認其人如此

註疏古本孔安國註作公孫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者今監本反改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註疏壞板者以枝拔形近陰改拔作枝以

附會朱註至今莫辨矣吳門何杞瞻爲

今皇上欽取進士曾于文評尾深咎常熟毛氏重鏤

註疏板亦陰附朱註改拔作枝爲之嘆息始知

聖代儒臣早有能辨訛者徐仲山日記曰漢世博士

陰改經字以就已因之熹平中詔蔡中郎寫經勒

石樹之鴻都門以示刊正今且奈之何

曾西

曾子之孫

曾西曾子之子非孫也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西曾

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其

四書改錯卷一

八

人真能衍聖門之學者其所以字西以申枝爲西方

辰與楚鬪宜申令尹子申皆字子西竝同

子西

子西楚公子申

子西鄭大夫公孫夏也夏爲鄭公子駟之子與公子

國之子子產本兄弟而互執國政其在當時原有同

事得失比較優劣雖其人不及子產而頗著名字故

或問及之此漢儒馬融所指定者惟何晏無學以楚

申字同故妄作異說而註竟以爲實然錯矣春秋時

人罕道楚事者况論人當辨時地比方時賢定不出

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隔未得連類又且事久論定苟欲上下亦必進求之定哀以前風微未沫可加論騶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定之况楚有兩子西兩公子申僖廿八年司馬子西帥楚左師與晉戰成六年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與晉戰當時猶無知者今此子西不通中國至哀十三年夫子春秋將絕筆然後有楚公子申伐陳之文見于簡書或人何由知其入而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真夢話也乃註引其三實事一以立昭讓國事爲或問之據二以沮用孔子三以名白公致亂爲彼哉之據則尤夢之甚夫立昭讓國畏強慮禍在子期子閻皆能之原不足道且其事秘祇見楚策書未嘗遍告列國有簡書之布也若沮用孔子在孔子厄陳蔡末年而名白公以致亂掩面被殺則其時孔子已卒而乃以身後之事而預爲論定夫子雖神聖焉能有此

張文楚曰大全吳氏謂鄭子西在鄭未嘗當國不宜與子產並問此直不讀書之言據襄十年盜殺子駟子國時子西與子產同出討賊後鄭人以子西子產之故求盜于宋而宋與之十五年鄭伯伐齊則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展子西共攻子

孔殺之則子西聽政子產始爲卿二十四年晉徵重幣子產寓書子西以告晉執政鄭伯朝晉則子西相之二十五年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二十六年鄭伯歸自晉子西聘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及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然明曰政將焉屬裨諶曰子西卽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聽政而子產繼之且同時有名或人之問正在于是而反謂其不聽政不宜問亦錯矣特二子名位不大遠而以論其人則彼此逕庭耳

四書改錯

十

曹交

曹交曹君之弟也

戰國無曹國焉得有曹君之弟此是曹姓而交名者系出顓頊之後其曰得見鄒君正以鄒亦顓頊後與曹同姓故也若謂曹君弟則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至十四年宋向魍入曹以叛因是時以曹作宋邑故桓魋得據而叛之是曹在春秋已亡而謂孟子時有曹非又錯耶

文輝曰戰國鄒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改邾爲鄒系出曹姓爲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

孟施舍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魯有孟施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孟固非姓施亦非發語聲也凡發語俱在首字如勾吳於越類未有發在第二字者第二字卽非發矣若其或稱孟氏雖複姓亦有之如左丘明亦稱左氏孟孫氏亦稱孟氏一例

子禽

子禽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從來說書並無言子禽是子貢弟子者或人之說不

四書改錯卷一

十一

知所據前儒謂此係錯讀註疏所致鄭玄註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錯之頗可怪者

桓公 子糾

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管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許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此則有礙聖學不止錯者聖人言爲世法况大節所關豈有無故可輕許一人且厚抑一人者大抵夫子

本意謂國亂君亡之際羣公子在外能先入國者卽是定亂且卽是反正之君原無賢愚無貴賤無長少故公羊于春秋書齊人殺糾謂糾貴桓賤罪桓之篡弑而穀梁以糾長桓少責魯不能庇糾而殺之雖均非正義然尚順從其長少無顛倒者至仲之可不死且可事桓則公子諸傅等于僚屬雖略分主友而全無君臣之分與唐王魏之可從太宗正同乃子不明言其意而但揚仲以抑忽則以聖學重事功故力作提撕以警聾聵此與子貢問士之訕言行信果爲小人子路問成人之斥見危授命爲今之成人三章一

例宋人守華山之教專于爲己與聖學適相反且又過憎子言爲有病因造作故事顛倒糾桓兄弟長次謂桓是兄糾是弟故仲可事桓若糾兄桓弟則聖人此言實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似唾罵太過夫同一羣公子而兄可定亂弟不可定亂兄當有君臣弟不當有君臣已屬不通况糾桓長次自春秋三傳史記漢書外其見于他書如莊子荀子韓非子尹文子越絕書說苑類無不曰糾兄桓弟糾長桓幼卽管子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祇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是淮南王

兄忌諱故稱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已明註其下無容錯者而乃洵口唾罵不知其據是昭書與否卽或據此而有礙聖言亦當稍加審慎乃全無顧忌不讀春秋不考本事并不查周秦以後論列文字公然顛倒曰桓公兄子糾弟名爲補救而實所以入夫子之罪若云疎忽則諸書皎然何容疎忽若云有意則非聖之責恐凡爲聖門之徒者難嘿然矣若王魏之辨別見講錄第五卷

張文彬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又據春秋書法謂桓公則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四書改錯

十三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此更強詞少理者據書公伐齊納糾謂齊之糾也若小白入于齊不書齊將誰小白乎此與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又書蔡公子履出奔楚同履非嗣子又不當有蔡國其書蔡以無所繫耳至糾不書子以非嗣子則下文卽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已書子矣乃又云罪魯之故則以罪魯故而又使子糾爲嗣子豈可通也

南容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南宮适

卽南宮也

此合南宮南宮适南宮緡南宮敬叔四人爲一人如此則其註名緡名适下當註曰又名闕以春秋大夫之名明見策書者而反之及是爲失註論語記者兩記南宮當改子謂南宮敬叔南宮敬叔三復白圭以論語書例凡春秋大夫皆稱諡如孟懿子孟武伯孟敬子類而此獨稱字是爲失書例向怪家語以南宮緡爲南宮孔安國以爲容卽南宮适史記索隱又謂容卽南宮敬叔疑諸說必各有錯而此則又合衆

四書改錯

十四

錯以爲錯者按容與公冶長並列其名與地皆不傳王肅論語註稱爲魯人此因檀弓家語皆以容爲南宮緡故云若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緡之行而檀弓謂南宮緡妻夫子因其姑喪而爲之誨鬢似是兄女且緡名而容字則敬容義合此是一人庸或有之然當註曰南宮姓不當註居南宮敬叔居南宮若容則祇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類無南宮可居也若南宮适則不知何人弟子而已而至于敬叔則風馬之甚孟皮爲夫子庶兄微且有疾焉得與孟僖子聯婚姻之親卽姑喪誨鬢亦大不合敬叔妻姑則孟

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從。誨之。况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若謂懿子敬叔曾學禮。夫子可妻。兄女則僖子遺命如此。其在策書與諸書。竝未嘗曰。二子來學。觀家語。史記。凡弟子姓氏。竝無懿子敬叔可驗也。况妻女一事。有萬萬非敬叔者。若是敬叔。則初疑子謂南容。失記事之例。今且疑子謂數語。是夫子失詞。敬叔公族。非大夫。卽大夫之貳。謂之國倅。未嘗以邦之有道無道定廢不廢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在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戮甸師者。而謂及此。

四書改錯

十五

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雖其事或有之。然與容無涉。註于三復白圭章。又曰。事見家語。則遍查家語。竝無蹤蹟。揣其意。不過以謹言與復白圭相類。可合容敬作一人耳。乃近人作四書考者。附會朱註。直引家語文。而增其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嗟乎。此非焚書乎。

章大來曰。家語孔子三十五歲。敬叔請于魯君。從孔子適周。計之當春秋昭廿五年。是年僖子方卒。恐未可適周。且昭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若

史記適周反魯在昭二十年則敬叔生于昭十二年才十歲耳世無十歲能適周者此皆當闕疑之事

南宮敬叔

孟懿子之兄

然且錯之又錯仍顛倒人兄弟忽以敬叔為懿子之兄據春秋傳孟僖子會稷祥時有泉丘女同僚女來奔懿子敬叔皆泉丘女所生懿以長自養敬以幼使僚女養之其後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此開卷便曉者乃又作顛倒以為有據則並無一據以為有意則

四書改錯卷一

十六

糾兄桓弟將藉以立說或者有意此何必有意以為過誤則論語載人兄弟有幾而一誤尚可再誤真不可解且朱氏倡格物窮理之說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此或未之考乃明諡敬叔而不知叔之為弟則併理亦不可問矣

箕子

紂諸父

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不知為父為兄惟馬融王肅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並無確據故孔安國註尚書微子及洪範尚不能定此安能定之

擊于繚缺方叔武陽襄

魯樂官名

太師摯八人非魯樂官周禮王大食三侑諸侯無之
白虎通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
飯魯安得有四飯官且定哀策書並無魯樂官竄四
方事惟古今人表以摯于繚缺方叔武陽襄列之伯
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註曰此紂時樂官鄭玄謂平
王時人非也又漢禮樂志載秦誓舊文亦有樂官師
瞽抱器奔散語則紂時人矣或曰史殷本紀周本紀
皆有太師少師抱樂器出奔之文然太師名疵少師
名彊此摯與陽當是疵與彊兩音相近之訛容或有
之詳見後故事條

四書改錯卷一

七

左丘明

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此惑于程氏而又錯者孔安國曰左丘明卽魯太史
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
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
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
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
明好惡與聖人同又親見夫子與公穀傳聞不侔其

曰親見正謂丘明與孔子同時而曰好惡與聖人同則專指論語左丘明耻之語也百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必是作左傳者要是妄語而伊川襲其說遂謂古之聞人夫事有明明可據而反故舍之以取擣異又何必然

仲弓之父

仲弓父賤而行惡父之惡不能掩其子之善

仲弓父無所考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漢王充作論衡直謂是伯牛則以伯牛名犁其稱犁牛直指其

四書改錯卷一

十八

名與字言此固無他據不足道者但史記稱父賤家語加以不肖則必其人多可議者然未云惡也惡則甚矣或曰不肖卽惡則字書以不類先人爲不肖孟子丹朱不肖是也若中庸夫婦不肖則祇以不能言正義謂不肖勝愚故王制云簡不肖以紂惡不肖者但簡飭之已耳惡則斥之矣是惡與不肖明有分別况以先賢之父生數千年前卽所聞異詞亦宜倖邀寬典而反改文以苛之此何意耶

告子

各不害

此見趙岐註而又錯者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
趙疑卽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
註浩生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
人趙已自矛盾矣此又焉得取其矛盾者而反爲合
之

吳孟子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
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此又錯者止稱孟子則宋女子姓今日吳孟子猶宋
女子姓乎春秋書孟子卒是諱之論語稱吳孟子猶
諱之乎蓋魯祇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

四書改錯
卷一

九

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去其姓而曰吳
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
錯矣

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詞孟
子因以爲堯號也

孟子焉能爲堯號史本紀帝摯崩弟放勳立與舜名
重華禹名文命竝同故大戴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
之子名放勳帝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名重華按楚
詞有云就重華而陳詞屈原則何因而爲舜號乎若
文命則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而禹貢卽曰禹敷土

商頌亦曰禹敷下土方惟文命禹名故文命之敷
卽禹敷也此非故爲號矣若臯陶謨允迪厥德非臯
陶名又非史臣贊詞直臯陶自言然而解者云堯舜
記事臯陶記言一何明了故孟子善讀書直稱放勳
曰放勳乃殂落斬斬截截以呼帝堯此無容他註者
若謂放勳贊詞則史臣開卷先贊二字一如後人題
棹楔例不又笑話乎

子桑伯子

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
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孟之反

四書改錯
卷一

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
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子桑伯子何以知爲魯人若謂是子桑戶則在論語
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字何以知爲卽此人鄭玄嘗
曰此是左傳秦大夫公孫子桑世猶非之曰伯子何
居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康將爭之矣
若孟之反則莊子是子反非之反且並不名側此但
如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之反魯大夫
名側始不錯耳

張文獻曰莊子原不可據若伯子之反則在莊子
亦不曾援論語春秋傳名直胡氏強合者外氏任

達凡歌曲樂喪原是寓言如子桑戶死子琴張爲
臨喪倚歌此必無之事考春秋傳衛宗魯死于非
命琴張尚欲以禮弔豈有無故反樂喪者若之反
不伐正係公族守禮一大節目當時孟懿子既不
在軍祇孟武伯帥右師而旣而奔者卽右師車也
策馬一言不過守庶倅受過之禮與尚書不伐意
合乃比之上德不德之異教卽寓言亦豈有此

虞仲

虞仲卽仲雍與泰
伯同窻荆蠻者

仲雍是虞仲之曾祖虞仲是仲雍之曾孫此豈可錯

四書改錯
卷一

三

者仲雍本太王之子同兄泰伯窻吳泰伯已奄有吳
國而無子仲雍繼伯爲吳君已三世矣武王克殷求
泰伯仲雍之後得仲雍曾孫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
吳因卽封之吳爲泰伯後而別封其弟仲于虞以繼
仲雍漢志所云封周章弟中於河北之虞中卽是仲
則是仲者其名虞者其封國號也猶之蔡仲封蔡爲
蔡仲秦仲封秦爲秦仲也仲雍不封虞何虞仲矣特
春秋晉滅虞時宮之奇有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似以虞仲指仲雍者因之史周本紀亦引泰伯虞仲
語而漢地理志遂有錯註不知左傳所云謂虞之封

國其于同姓在太王之昭一輩正指虞不指雍猶伯禽封魯而傳稱魯衛毛聃爲文昭指魯國不指魯公也但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間作隱居事耳不然雍與伯同竄荆蠻且同相繼爲國君而舍伯取雍亦大不合如謂泰伯端委治吳而雍且斷髮文身以爲君以是取雍則直逸君矣仲在隱居時故可逸仲雍君焉得逸耶

章大來曰漢志偶錯註而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有中雍卽仲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有虞中卽虞仲在既克商後此固歷然不爽者

四書改錯卷一

三

朱張

朱張不見經傳

論語考異謂釋文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正義所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以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正謂此也

考異係宋浚儀王應麟作今大全後亦載之

費惠公

惠公費邑之君也

邑宰原可稱公如春秋齊棠公楚申公類然終是都邑之君不過諸國大夫下一屬長耳何得曰小國之君且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爲然反于大夫有進等

也。无費與成。郈皆魯巖邑。正三家所屬。乃直駕孟獻子而上之。錯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慎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使小。以衆役寡。故曰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夫以封建大小較國。勞逸而其首稱者曰勝費。則費本春秋戰國間一有名小國。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又費一作鄭。或曰卽嬴姓伯翳之後。本附庸。與顓臾鄒郛同類。

白圭

白圭名丹。周人也。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四書改錯

三

按此白圭名丹。字圭。不知何處人。趙註疑卽史貨殖傳所稱白圭者。因註曰。周人且微。以貨殖省賦。稱之而集註遂明引貨殖傳以實其人。然又錯矣。傳稱圭本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于是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乃韓非又云。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其逮孟游子游。梁時已七十餘年。國已更三君。向之初爲侯者。今且進爲王。而是人無恙。尚能挾居積之術。思以謀時賢而變國俗。無是理矣。且其人自稱曰丹。未聞彼時之白圭以丹。

名也。此明又一人不得而強合之也。

琴張 曾皙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此兩事皆不可據者而偏引之莊子云子桑戶死子琴張臨喪而歌子貢往弔歸問曰彼何人者耶子曰彼游方之外而某游方之內外內不相及者則以子貢不識孔子不相及之人而猶是孔子弟子乎若季武子卒在昭之七年春秋書季孫宿卒是年孔子甫十七未知曾皙曾生與否且皙安得與季氏友此皆荒唐之甚者况本文言狂但言志行不相掩未嘗有狂疾如所云也錯也

四書改錯 卷一

言

慎子 滑釐

慎子魯臣滑釐慎子名

慎滑釐卽禽滑釐墨子所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又卽齋滑釐呂覽高誘註謂禽滑釐一氏齋是也古文禽禽與齋禽與慎字形相近又周禮註獸五歲爲慎又云獸之可禽者爲慎故舊儒謂慎子善兵法正指禽滑釐言若正義謂卽慎到趙人齊稷下客與孟子同時則不然慎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曾定慎子有四十二篇不善兵

法且諸書無或言慎到師墨翟者

張文齋曰莊子天下篇既列墨翟禽滑釐而又列宋鉞尹文子田駢慎到于其後則到與滑釐非一人明矣且禽滑釐學于墨子索盧叅學于禽滑釐諸書皆有之而獨無慎到近作四書考者謂慎子名到魯人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則又降而與索盧叅等矣此尤無據之言

宋輕

宋姓輕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崇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聯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即此人也

四書改錯卷一

重

宋輕即宋鉞輕與鉞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故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及宋鉞唐楊倞註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與鉞同口莖反

申詳

之子張

申詳子張子見檀弓註然以顯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况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註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

癰疽

此亦錯者。瘍醫在天官職以下士為之。禮註稱王臣受天子策命與庶人在官大別。况醫多有名如國語醫和左傳醫緩卽賢士大夫尚相敬禮何得以偶然主客為孔子諱。又且瘍醫所掌有頭創身瘍金傷跪折諸症並不專以癰疽為名。此二字非官名非人名。又非醫名實誤文之顯然者。考雍本是姓系文王子雍伯之後如雍糾雍太宰類此孔子所主當是雍渠。卽史世家所云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為次乘者以此人係靈公嬖幸與彌子等且與孔子因緣故。彌子直邀其主已而當時亦并傳有主渠一事。乃劉向說苑載孟子文作孔子主雍睢以渠睢聲近訛錯而趙岐註壁中本則并訛睢為疽于是七篇之本始將雍渠二字盡變之而為癰疽。此蹤跡之實可按者不然衛靈時無雍睢而劉向輯內府書又並不見趙氏壁中之本乃忽有雍睢一名謂非雍渠之轉訛不可也。近無學者一見說苑便謂雍睢是本名反將史記雍渠亦改作雍睢則大錯矣。此不可不辨者。

張文釐曰史記報任安書衛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此亦史記雍渠非雍睢之証

盜跖 蹠

跖蹠固同字然跖蹠是誰並不註明俗師講孟子動輒以柳下惠之兄當之按春秋內外傳及魯世家柳惠卽展禽爲公子展之後春秋無駭始賜氏者竝未有展族名跖又名蹠爲柳下兄也且惠氏柳下或云食邑或云居址此惠所創氏固非展族所得通卽或仲遂氏東門孟孫閔氏南宮後得承氏然子姓可承跖果是兄安得承弟氏之况此係莊生寓言莊以爲人性不善雖聖人不能挽回故借孔子柳惠以造此故事夫以莊廿六年之柳惠距孔子定哀百有餘

四書改錯

三七

歲而相爲主客此是說夢而以溥天下開眼之人而共入夢中可乎考古大盜皆名曰跖與姦女之稱西施毛嬙竝同故此有夷跖有舜跖又有堯跖跖之犬吠堯是也有跖有蹠然又有躡賈誼傳謂跖躡廉是也蓋跖與蹠躡總是足抵係人體竅下之名而李奇漢書以蹠爲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躡是楚盜然總是盜號則此當註曰跖蹠秦楚間大盜通稱乃姑置不問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註書何爲

張文獻曰人有名有稱章句開卷皆稱子程子不知是何稱法據大全陳氏謂公羊傳有子沈子何

休註云冠子于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朱氏尊程子爲師故如此按公羊高世稱子夏弟子卽公羊說與春秋說題詞戴宏序皆云子夏以春秋傳公羊高未聞別有無名之沈子作公羊師也且公羊文以子冠氏上不止沈子如子女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豈必人人皆其師又且桓公生莊公年竟自稱子公羊子則以公羊子而師公羊子大無理矣或曰何註所言師不是人師是經師之師如伏生后蒼漢儒所稱有師承師說者然亦不遁國語王孫雄呼范蠡爲子范子范蠡未嘗爲經師也嘗考此子字是同時同輩而親之之詞猶稱子大夫類王孫雄惟有求于蠡故親蠡若何註則明作分別有先師有後師有已師有他師先師者戴宏是也後師者子沈子是也已師者同己之師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北宮子皆是也他師者魯子高子是也是後師爲子後師而且與已同師者爲子子沈子者不過以後師而與已同師者耳而乃以親之者而認爲尊以後時之人而認作先時以偶指經師而認作人師之師公然造一子程子而人之誦朱氏者遂踵之曰子朱子非笑話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晚晴稿
王培生公載
吳廷楨山崙較

四書收錯 二

天類錯

王孫賈問章

天即理也

天解作理四書集註補辨之甚悉大抵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是大錯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性註作理而天又註理將理命之謂理自然難通况天作命解

卷二 四書收錯

每與理反孟子莫之為而為者理也向使孟子聞之亦必拂然若曰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則孟子將勃然矣况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為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可曰獲罪於理徙朔方乎

張文釐曰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于漢博士之作

樂記然實有用不得者天官書有天理四星在斗
魁間名貴人之牢卽天牢也其官名天理卽孟子
所稱天吏古臯陶作大理官卽天理官理與吏通
字也信此則理者天之獄而可以釋天乎且主客
相告亦有詞例縱曰得罪亦何至付獄吏也此非
夫子之言也錯也

北辰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邵子曰地無石處皆土
天無星處皆辰也 朱氏曰北辰是天之樞紐
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个
說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又曰辰
非星只是中間界分
極星亦微動辰不動

卷二 四書改錯

二

北辰卽北極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是也但此辰是星
名不是虛位古尚書說北辰爲星宗司馬彪後漢志
北辰星含元垂耀以統諸列宿故前人樂府有云上
有北辰星者其星在紫微宮中卽北極五星之一別
名樞星極者中也樞者天體轉旋南北正軸之中樞
也此其說在晉志叡明晉志曰北極五星在紫宮中
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是確訓若
史記稱天極春秋元命包稱太極皆以太乙帝居當
居所之名而下此且卽以北斗當之如荊州星占謂

北辰卽紫宮之天座所謂居其所者而後漢志註謂
北斗是七政樞機其第一星名天樞所以居中運軸
而拱衆星者雖皆是錯然總隸中宮皆得佐北辰而
爲樞軸所用不甚遠也乃朱註據邵氏說謂天無星
處皆辰夫辰有四解一虞書撫于五辰五行之時也
一左傳三辰旂旗日月星也一月令乃擇元辰十二
枝辰也一夏書辰弗集于房日月所會十二次舍也
從無無星爲辰之說况辰本星名春秋外傳謂天之
三辰其一是星而公羊諸傳且謂北辰是大辰大火
亦是大辰豈有北辰無星大火亦無星者考周天家
所據原有張弓倚蓋覆盆轉轂諸說因之象天者相
傳爲周髀宣夜銅渾三名而銅渾最著朱氏所云北
極出天南極入地皆銅渾家法然銅渾所云辰極皆
以北極樞星作轉轂之準如張鏡觀象賦北監辰極
正指北辰一星蓋天下無無星而可以監之定標準
者晉志所云天之樞亦猶星經云北極天之樞星未
有以天之無星處立一門樞曰天之樞如朱氏所云
也乃朱氏亦自知難通又造一小星名爲極星在天
樞之傍可作記認夫此小星究是何星其在天官家
自黃軒唐虞三代秦漢以至北宋書府家自經傳子

史諸儒記詠五官算述以及金度玉衡雜子雜變並
不曾云天樞之傍有一小星可作記認者向使認天
樞耶則辰極虛位何處可認認小星耶則滿天小星
將擇何一星認之及觀其所據乃是同時沈括之言
夫括最叵信此直所謂鄉村撩天洛下閎者而以之
說經蠱惑五百餘年之人心而不知其錯真可嘆也
若譬如之錯見添補經文條

文輝曰沈括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
星在管弦上轉真無稽之談其云管窺極星者不
知是窺極抑窺極傍之星若窺極則極無可認必

四書改錯 卷二

四

認此極傍之星星不能不入管也若窺星則何以
知星轉弦上窺時既不見則所云後方見者又誰
見之况管窺之法不過以玉衡就璿璣一矚察耳
若弦上轉星則終夜矣從來天官家亦無終夜祇
管窺一處之理且極果虛位動不動總不可見乃
終夜瞪目專視此蒼茫而不可見之方寸有是事
否

千歲之日至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

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卽冬至亦不在朔日至是中

氣在望後無在朔者若朔日冬至則又不當在造歷之始凡朔日遇至則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而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月故也未聞造歷先置閏者又且歷元有成歲推元之法有章首部首統首一章二十歲有餘而推至統首卽二千餘萬歲而猶不足何得限以千歲此日至二字當如禮日短至日長至春秋傳日南至日北至孟獻子言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兼冬夏有之大抵造歷在定至必先定兩至而後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徐定傳所云履端于始者謂求之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舉正于中者卽正中氣定日至也正猶尚書正仲夏正仲冬也而然後以餘分置閏歸餘于終焉是求故始事致至中事而乃以置閏之終錯認作求故之始既乖兩至復昧三首一言而數錯之矣致者推也坐致推將來也凡言坐俟後之詞也千歲非一歲也

四書改錯

五

遠宗曰新唐書五代史皆宋人歐宋輩所作其言造歷歷始卽朱註所本然實杜撰非古法據堯時造歷特敕羲和氏諸官考時置閏其分命申命祗以冬至屬朔易未嘗屬歲首也且以日出驗朔且

中候未嘗較夜半也。歷有三正而造歷者必據寅建以或子或丑則四時不正故周正建子而其陳幽風造月令仍用寅正今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幾有本子正造歷而可以考日月定四時較分至以正中氣者錯矣。

張文彬曰趙註以日月所會爲日至則又誤以辰爲至矣辰在朔至在望總不識中氣耳。

地類錯

禹疏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燕曰簡曰潔曰勾盤曰鬲津

四書改錯卷二

六

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竝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併在此九名中與三江九江不同大河卽徒駭也乃錯絜作潔似簡與潔本一水而錯分故大河與徒駭本兩水而翻錯併者自此一錯字而其徒蔡沉註禹貢直改絜作潔翻別出大河而合簡河潔河爲一河河名亂矣按齊桓塞八河不及徒駭漢成帝河隍都尉謂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而春秋緯亦云齊移河爲界而填闕八流以自廣故八名盡堙而徒駭獨在以其爲河身也是安得又別出大河以亂之。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汝漢淮泗亦皆水名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此言孟子之誤在禹貢誠有之而在孟子時則不然據云汝漢淮泗惟漢入江而淮與汝泗皆不入不當舉三水而盡注之不知汝泗久注淮三水竝通其所與江隔者祇一淮耳自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但溝江及淮而四水已盡通矣漢志所云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是也孟子據當時所見爲言耳註乃謂據禹貢及今水路俱未嘗通則漢後大河南徙往往引河作溝與淮泗合江淮與河漢無一不通而猶謂禹貢及今則及戰國之今已自錯若及趙宋之今則錯又錯也

四書改錯卷二

七

華嶽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若不註明則止太華一山有偏倚矣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嶽瀆鎮浸經典所最重之山豈可明見聖經而千載貿貿無一註者又爾雅五山其曰河南華河西嶽亦兩山對舉如此

漢地理志沂縣有吳嶽

子畏于匡

匡地各史記陽虎曾暴于匡
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既引史記卽當註地名所在而此偏不註乃于卷首
列史記世家有云適陳過匡則陳地矣陳焉得有匡
因還考史記則云去衛將適陳過匡是史記本作衛
地而朱氏刪去衛將三字致衛地變作陳地其引書
之不足信如此然而亦非衛匡且謂夫子求援于甯
武子以通衛君則甯武相去百有餘年豈有此理若
莊子謂畏匡在宋則仍是寓言世未聞夫子一過宋
而桓魋匡人兩微服者且虎則何由暴宋匡也不知
此在春秋傳明明載之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不
假道于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
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
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則匡實鄭地矣顏刻
卽顏尅曾爲虎僕彼缺城缺也琴操作穿垣虎入匡
由此耳

舉于海

孫叔敖伏
處海濱

此襲趙註而錯者孫叔蔣之期思人荀子呂覽所云
期思之鄙人者其地與蓼近故楚莊滅蓼而虞丘相
卽薦于莊而舉之爲相竝不會伏處海濱此錯也然

而舉于海何也曰孟子明曰海非海濱也蔣蓼楚外國而期思又適當淮西之地水經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康以淮通海故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至于南海正同蓋海不必在波濤間耳

宿于晝

或曰晝當作晝下同

或人所云此必少見多怪疑晝作邑名不類而意中又復有晝邑爲素所知得故云實則齊有晝夜邑孟子宿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夜不錯也且晝爲齊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戟里城燕將破齊時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此註儘可省耳

四書收錯卷二

九

張文楚曰一云宿于澶水經注澶水注石梁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云澶中者俗以爲卽宿留水因孟子三宿出澶爲言按澶水卽沁水東去臨淄城近孟子去齊之路似乎可通然澶何得訛作晝必仍以晝晝形近先訛晝作晝而後晝澶以字聲再訛則大無理矣

東夷之人也

在東方夷服之地
岐周地近畎夷

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為
界凡關以東者皆謂之東一邊若曰夷服則必禹貢
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
將史記所云就時負夏在衛地書所云造攻自鳴條
在安邑之西者皆不可通矣乃朱氏不解夷字然又
曲護已說于後文岐周特註曰地近畎夷以為此亦
夷服地也殊不知呂秦以前凡夷蠻多在內地獯鬻
玁狁皆與周邑相隣比一如淮夷徐戎陸渾潞狄之
雜居者並非夷服至呂秦混一然後盡驅而出之界
之以長城而內夷始亡故其後漢武開疆如滇黔兩
粵俱雜獯鬻而惟呂秦所開者不然舊以是為秦皇
漢武之優劣曾于此不識而漫以畎夷為西夷則舍
箕子朝鮮孔子所欲居之九國而反以萊夷之作牧
穀伯綏之朝魯者而謂之東夷不大錯乎若夫得志
行乎中國則中國即土中名誥所稱王自服于土中
者正對四裔言蓋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
王請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對齊外國
也

四書改錯

丘隅

岑蔚之處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丘隅丘之陬也謂丘之曲處與詩文丘阿丘側並同蓋屋有四阿房有四隅山之隈曲每類之故孟子虎負嵎嵎註山陬以嵎即隅也若岑則巖險不是丘蔚則木盛不是隅分觀瞭然

駢邑三百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書社謂里社之書版籍者三百是三百社如魯以書社五百與衛楚欲以書社

四書改錯

十一

七百封孔子類此邑三百當如左傳所云惟卿備百邑者其為邑即周官四井為邑之邑三百邑實一千二百井九千六百家而邑之以駢名者總是三百雖仲之為采或不止此而其奪伯氏者惟是數矣蓋邑名不同有千室之邑則合三十邑裁毅一邑有十室之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

國語三十家為一邑

轉附朝儻

二山名

齊無轉附朝儻二山故孫氏正義謂惟顧野王玉篇

有澗水出南陽在齊地而無山可考是必有誤子謂此當註未詳必不當強釋一字者嘗讀管子戒篇知此是齊桓問管仲游觀之事而管仲答之自始至末其文竝同孟子以傳聞而引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故事各出此固當兩存其說無庸辨正者乃據其文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原農事秋補不足云云則轉附朝饌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不知所解而欲核其何山何水得乎凡註經者必當有闕疑未詳者正謂此也贗言補云予幼讀

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必有脫誤今其文曰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則義較出矣祖龍焚後耳目局促凡書之不容強解類如此

物類錯

蒲盧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蒲盧爾雅云卽蜾蠃又名細腰蜂每取螟蛉爲己子視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可以作人存政舉之証故家語載哀公問政章有孔子曰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

着待化句所以解蒲盧而着敏生句則不必以蒲盧承敏樹可知也乃改盧作蘆以蒲與蘆並未連文者而強爲連之不信諸經而信沈存中無學之一宋人亦已可怪及其作或問亦知理詘反曰此等瑣屑不足辨則指鹿爲馬無不可矣初不意以格物之儒說經而詞遁如此

西河詩話韓偓安貧詩。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螺贏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識矣。

匏瓜

四書改錯

十三

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

此不止錯者何晏云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天下無植物能開口食者詩匏有苦葉指匏苦之不可食者爲言故國語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言但可繫以渡水而不足食便是不材蓋食物以可食爲材夫子之自論正如是也今日不能食已怪矣且又加一字曰不能飲昔人有無口匏之譏里巷刺儻闖者曰渴瓜豈瓜果饑渴耶

初疑註能飲二字或校讎有誤及觀朱子語類諄

諄謂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疑倍增矣禮祭
不射侯辭曰強飲強食非謂射侯能飲食也王粲登
樓賦曰懼瓠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非謂匏瓜
不能飲井井渫不能食瓜也蓋射侯惟不能飲食
故強之懸匏渫井則兩不可食故惟恐其似之正
論語解矣朱氏每事言理頗有理所必不解者觀
其說孟子道性善云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性
善何得分輕重且誰曾對言請溥海受經者能通
此意而後許其解匏瓜之言

苗而不秀

穀之始
生曰苗

四書改錯
卷二

十四

苗不止穀凡草之少長者皆曰苗六書以草田爲字
說文所云草生于田是也况此苗字并非草與穀之
名但以草之少長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觀本文以
秀而不實與苗而不秀對文則苗不指草劉昭曰論
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
以止于苗也故少長曰苗如范史作章一王傳贊曰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早夭曰苗如楊子法言曰育而
不苗者吾家之童此確不可易者

張文獻曰始生曰苗從來訓詁皆然惟此易作少

長嘗以問先生曰苗與天通禹貢厥草惟天註作
少長而凡少長而死者則又名曰天少長是天不
少長亦天剛與苗同苗非少長乎况草生于春而
少長於夏故夏田曰苗小雅東有甫草之子子苗
是也若始生則春田矣雖始生二字不事駁辨然
亦見學到廣地能隨在取正如此

棠棣

中庸妻子
好合詩

詩小雅棠
棣之篇

詩是常棣朱氏改作棠棣此必偶見左傳趙孟賦棠
棣是棠字因特改此以示有學不知引文多別字原

四書改錯
卷二

十五

不得據引文反改本詩况棠之與棣本是兩木竝無
合稱棠棣者小雅常棣逸詩唐棣皆是棣木而總名
核其分兩名者則常棣白核唐棣赤核卽其實似李
較小然亦分赤白爾雅疏所云子如櫻桃者則白核
實也陸德明釋文所云子如郁李今人呼麥李者則
赤核實也若棠則名杜杜說文牝曰杜杜曰杜爾雅
疏則白曰杜赤曰杜而總名曰棠其實似梨而較小
與棣不同自集註棠棣誤各一出而奉作金科至有
呼郁李爲棠反呼棠梨爲棣者朱元晦不識字其害
大矣左傳公賦嘉樂國語秦穆賦采木皆別字也向

使改假樂與采菽非經禍乎

張文齋曰采薇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註云常常棣也則棣可單稱常者常卽是棣名何可以棠字亂之

麋

麋鹿之大者

鴻爲雁之大麋豈是鹿之大乎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麋麋麋狄四名而非鹿鹿之種類有麋麋麋麋四名而非麋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小而角枝向前截然兩分故周官以山足爲大麓毛詩河麋註河湄卽以麋鹿作山澤名若麋是大鹿則河麋者大大麓矣豈有此理

四書收錯

十六

張文齋曰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冬至解其角武悲切然又曰大曰麋小曰鹿初解之謂麋體大鹿體小猶耶瑛云澤獸形大山獸形小非謂同是鹿而分大小也及按說文原本則並無此六字豈又附會之徒增入之耶然滋懼矣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

深警
之也

此則大關名教不止于錯所當急急救正者張南士曰古人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鮑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此真聖門之徒之言據包咸舊註原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皆養人者彼所不足者惟敬耳是以犬馬指人子言卽何晏異說亦云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次別謂人之養人自妻孥僮僕以至犬馬雖所養不一猶必以敬爲差等而

四書改錯

七

况于父母是何氏異說亦竝未嘗以犬馬擬親然而世猶薄何氏爲無狀者以爲此中意旨在夫子曾自解之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其所云能養者明曰養其親竝未嘗曰養小人夫子之自解不可沫也是以論語出孔壁後自漢晉唐宋讀論語者竝不敢稍有異解如晉東哲作補亡詩有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則禽養親也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言已不能如犬馬養也乃若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

施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
悲累至謂父母已亡雖欲效犬馬之養而不可得也
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註而一朝改之以漢晉唐宋
列代相傳必不可易之定解而一人忽起而更變之
向使改之而善改之可也變之而可反不善以至于
善雖變亦可也乃改包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
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垂教與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則包註二句已自明了且有未
盡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
指人則畜能養人從來有之蓋養不一端不止飲食

四書收篇

十八

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未有孩幼能飲食親者
儀禮既夕禮養疾文王世子齋玄而養疾疾者不飲
食也檀弓事君事師皆左右就養世亦無臣子弟子
飲食君師之事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
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
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勿
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槭棘非餵飼也

兩馬之力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跡深蓋日
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古車皆四馬如四騏四駱四黃四牡皆以兩服兩驂

爲度惟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左傳陳成
子以一車兩馬贈顏涿聚之子今儼然城門豈有天
子六馬諸侯卿大夫四馬大夫三馬皆不行而獨士
行者又且乘車之外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無算方
欲張馬力以顯門軌反不取多馬而取減馬錯之錯
矣趙註兩馬是國馬公馬國語國馬行關公馬解賦
周禮牧人掌國馬馭夫趣馬治公馬必合在民在官
者而馬數始備然則兩馬兩等馬耳

此段文字因墨迹重疊，內容難以辨認。依稀可見部分字樣，如「爲度惟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左傳陳成子以一車兩馬贈顏涿聚之子今儼然城門豈有天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姓稿

江發岷源
輅素公較

四書改錯三

官師錯

士無世官

士世祿而不世官
恐其未必賢也

如此則以世官為世爵錯之甚矣此士字該卿大夫言當云但世爵而不世官古官與爵殊爵者在王朝為公侯伯子男在侯國為公卿大夫士也官者在王

四書改錯
卷三

朝為三公三孤六卿及諸官屬在侯國則孤卿之為三官與諸屬大夫之為五官者也世爵為封建一定之制不可更易宋儒謬襲公羊說謂春秋譏世卿妄語也惟世官則易于專攬如三桓為魯三卿此不可易者然而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世世襲之以致政逮大夫漸不可挽晉六卿俱然故五禁及之若世祿則但如公族子弟食公邑之采不惟無官亦并無爵豈可比較按春秋臯鼫之會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夫所謂五叔者謂管蔡成霍毛也管

蔡霍現有封國而成毛則各封畿內諸侯之地何嘗無爵而曰無官者正謂太宰司寇之官非所有耳然則世官世爵明有分辨况下文明云官事無攝苟世官是世爵則爵可攝乎

世祿

仕者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世祿卽世爵而反以周官論秀法錯雜言之按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曰世有祿位也古祿以位行惟有位斯有祿故國語范宣子論死而不朽歷數先世之任人國者叔孫穆子曰此世祿也然則世祿卽世爵矣禮器王者有田以處其子孫周官有副田祿仕田此惟世爵者得食之其不名世爵而變名世祿者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世有采地卽其人致仕後與其子未仕以前俱得食采地不另予奪此是實錄並無教而後官不官而後祿之言

百乘之家

百采地者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四書集註補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凡再命之大夫皆然未有百乘之家而祇稱有采地者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

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
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不止有采也

太宰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祗舉吳宋必以此二國在春秋傳有其官如吳太宰
嚭宋太宰華督類不知此在列國亦俱有之天子備
六官侯國三官雖闕太宰宗伯司寇而間亦增設如
魯公子翬求太宰類特不命天子不敢與三官稱命
卿耳况此專是吳不當及宋雖列子有商太宰見孔
子語商卽是宋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司馬

四書改錯卷二

三

之難夫司馬已爲難焉得復有太宰往來之事此亦
祗識太宰宋官而附會成說者惟吳則哀六年公會
吳于郕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與子貢語
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與子貢語則此太宰爲
吳太宰嚭公然可知若哀六年夫子適陳而吳來侵
之檀弓有吳侵陳陳太宰嚭與夫差問答或者子貢
亦與語而必不然是時夫子正當厄孟子所云無上
下之交者若有太宰知夫子聖人則不厄矣况檀弓
多叵信吳陳方對師而兩軍之中各有一太宰嚭恐
未然也若越亦有太宰嚭則卽吳太宰嚭而降越者

特子貢亦使越而是時不使則止在吳不在越耳

益掌火

益舜臣名

后稷司徒皆註官名此但註益為舜臣而不註掌火由不識掌火亦官名也按趙註掌火火官即火正而左傳闕伯為堯火正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皆即此官朱註不識掌火于尚書命益作虞謂堯使益除障翳禽獸未必使為虞官至舜而始命作官則不知掌火是官也又誤以烈山澤為虞官事兩失之矣

陽貨大夫

四書改錯卷三
陽貨於魯為大夫

四

陽貨並未為大夫其稱大夫者自有解說而漫曰為大夫錯矣從來三卿之臣有下大夫即是陪臣謂卿之陪貳也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陽貨必居其一者况邑宰家臣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郈邑大夫皆是邑宰若家臣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春秋傳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則皆家臣也陽貨稱大夫職此之故而趙註朱註俱不識嗟哉

羿

論語羿有窮之君
孟子羿善射者也

此又錯者以爲有窮君耶則不宜作善射通稱以爲善射者耶則又不得專指作有窮之君豈有兩書註一名而如是鶻突者不知此是官名說文羿帝嚳射官其字以羽矢爲義而加以彳聲故凡職射而以官爲氏者皆得氏羿揚雄賦羿氏控弦是也則此註論語當云羿古射官名而後多以官氏此羿者有窮后之氏也註孟子則直云羿射官名與下文大匠對見集註于大匠知註工師而不知羿爲射官之師豈明彼暗此與

四書收錯

五

遠宗曰漢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亦云堯彈十日雖其事近誣然以五帝及夏商皆有羿名則羿本官氏之稱非人名字可知也孔疏亦曰羿不知何名

孔子爲魯司寇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

春秋傳無孔子攝相事史記龔家語載入世家此不可信者唯定十年孔子隨公會夾谷策書有孔丘相語其所謂相卽儼相之相周禮所云接賓曰儼詒禮

曰相者是時以孔子爲詔禮官如齊侯如晉晉士句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自註錯引史記而經生不察皆云夫子曾相魯不可不辨

子華使齊

使爲孔子使也

子華使齊正夫子爲司寇時由求赤一齊仕魯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墮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謂賦粟倍他日者赤使治賓客卽此使齊是也是使齊正爲魯使與下文原思爲宰是一時事故一與粟一辭粟皆公家稍食兩可比較若解作爲孔子使則俱不

四書改錯

六

合矣夫子教學闕門家無祿廩安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惟冉子爲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若夫子之粟冉子亦焉得主之如謂冉子與以已粟則不特冉子亦不當有藏粟且衛已富以矯夫子之邈倍無理矣古祿廩曰粟此與原思九百俱是粟字如夫子之衛奉粟六萬孟子君餽之粟一類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有一秉五庾計十車共十五秉故冉有以三分之一與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者舊註包咸以十

六斗爲庚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

下大夫上大夫

王制上大夫卿
下大夫五人

此王制兩文上大夫卿是一文下大夫五人又是一
文集註引而合之然兩皆錯者上大夫不是卿也春
秋臧宣叔言次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
當大國之下大夫是每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
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文而雜以夏商
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稱大夫如詩三公稱三事大
夫魯季康子爲宗卿稱魯大夫然卿可稱大夫大夫
不卽是卿也若五大夫則並非五等大夫是三卿屬
官春秋所云屬大夫者故限五人謂司徒卿下有小
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空卿下有小司空
小司空共五人此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
否然是屬大夫未聞侯國大夫止此五卿屬可以該
之况上大夫旣是卿而下大夫又是卿屬將皇皇魯
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事也乃俗儒附會
集註謂夫子是中大夫則王朝六卿之下有中大夫
侯國無有也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曾作小司
空在五人列今進大司寇儼然一卿猶是下大夫乎

按朝位在王國則孤與卿大夫東西異位而在侯國則惟卿與大夫分東西列以三卿上無公孤也然而三卿下不止一卿如魯以三桓爲三卿作司徒司馬司空此正卿也乃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作司徒則三官之外未嘗不仍備六官其不嫌與王朝埒者以所指名者止三官耳天子司寇自當位三卿之下與衆卿列其與大夫言自以卿而與之言惟大夫有上下因之有閭閻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若謂閭閻者必尊于已則卿與上大夫相去不遠且使榮成伯公父歟輩在大夫列亦誰敢傲之

四書改錯卷三

八

前臣大夫

臣家

祇註一臣字則與大夫二字不聯屬勢必前家臣而後大夫春秋又造一書法矣古侯國三卿下有大夫五人稱臣大夫謂臣屬之爲大夫者春秋傳魯有申豐季氏之屬大夫是也

委吏乘田

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據世家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

平許季氏者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卽委吏也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收而賦之以供祭祀賓客軍旅薪蒸炊燎蓄繡之用其事極委瑣故曰委吏委者曲也然必合甸聚稍聚而共相積算故曰會計卽料量也若委積則別是一官但主給發而無所料量自鄉里門關以及道路之委積苟遇應給卽給之其官名遺人地官所謂遺人掌邦之委積者與委人斂野毫不相涉不得謂委字偶同可妄認也

又且乘田亦錯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與

四書改錯

九

此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正同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穢棧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其官冢甲賤名司職吏其又名乘田則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若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祗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安得又以苑囿與芻牧各自爲職者而合併以溷認之

張文釐曰應劭風俗通有太原太守委進卽委氏後以官爲氏者史記稱委吏爲委氏吏以此來百工則財用足

來百工則通工易事
農未相資故財用足

如此則日中貿易兩相通羨以朝廷而與小民市販
九經掃地矣此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制其所
云財卽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卽
考工辨器用之用蓋工不一財不一用亦不一必木
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卽以金
工言鳧桌段桃其工也金錫諸齊其財也削鐘量鑄
其用也他工視此

梓匠輪輿

梓人匠人木工也
輪人輿人車工也

四書改錯

十

考工記凡工有六祗攻木攻金攻皮與設色刮摩埴
埴六名並無車工卽攻木之工七已該有輿輪弓廬
匠車梓七名又並不別出車工在七工外不知集註
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錯矣按周制以輪人輿
人與車人並稱各分其職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
則祗司各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耒耜之制以與攻
木之工七人相等乃欲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
官並無此事或曰孟子凡稱人如弓人矢人函人匠
人庖人廩人類俱與周官相合此四工總是木工亦
總可稱人特不宜添一車工耳

校人

校人主池
沼小吏也

校人並非主池沼小吏周官司馬職以校人爲掌馬之官每六廐而成一校蓋校是連木作欄柅以閑馬隊故軍校校獵皆以校名未聞畜魚須校者天官有魚人月令稱魚師此主池沼官不得錯也向作周禮問謂周官多兼攝鬱人築鬱鬯人釀鬯而國語使鬱人授鬯此以鬱人兼鬯人是兼官魚人掌魚校人掌馬而子產使校人畜魚此以校人代魚人是攝官斯爲通論

四書攷錯
卷二

十一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
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周公祇使管叔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者不是三人謂三等監官耳考王制記商制有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原以三王官出監侯國而周制不然先以王朝二伯九州牧伯爲監官之長然後設連帥卒正屬長三等監官分監于諸侯之國而自相統攝謂之三監周禮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不特連帥一人稱三監卽卒正屬長亦稱三監猶之太師一公稱三公太保祇一輔亦稱四輔

不必有三太師四太保也是以監殷祇管叔而書序云三監叛祇管叔叛耳正孟子所云管叔以殷叛耳孔安國註書序不識三監官妄以管蔡與商當之夫商卽武庚豈有武庚監武庚者况蔡叔並不監殷據春秋傳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商甚聞王室諸語不過流言啟釁如尚書所云流言于國者故蔡仲之命但誅管叔而蔡叔則囚之郭隣春秋傳云蔡蔡叔蔡者放也若霍叔則并孔註亦不及者其後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遂以霍代商竊補三數而周官周書并有周故實皆禍烈矣孟子此書本是實錄且本文止一人何必又以三人添出之

四書改錯卷三

十二

既稟

餼稟稍食也又曰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是也

餼廩一名祿廩地官廩人給稍食卽禾米也若牲餼則有生牲腥牲二餼春秋傳謂之餼牽多作饗賓告廟迎師贈遠之用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祿者錄也錄官以給祿自有定制惟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祿原重則班祿

無輕于士者舊註忠信之士得重其祿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獨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爲進退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所謂體其勞逸以勸之此卽外諸侯同等而可益賚其土地之意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春秋經傳皆無有而公然曰見春秋傳已可怪矣且此在周官自有官制世卿相襲必父老子繼春秋衛成元年在簡書尚有甯莊子

四書改錯

十二

盟句之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策書此經傳甚明不必爲朱註諱者近嘉興陸氏新刻四書大本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而淮安閻氏附會朱註又引春秋傳謂鄆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並在朝也况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卽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必不仕文公朝乎此論一出遠近卽有來駿辨者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周制世爵父在必先定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卽位若父未老

死則立亦或有未定者何况卽位但世爵未繼早有散任爲倅者謂作父副貳預爲私家之散官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故季武子立悼子此立也公彌作左宰此倅也其後悼子未卽位卒而平子卽位則公彌雖隨父作倅然並非大夫亦可知矣若欒氏韓氏則晉成變法倅周制之倅而別名爲公族公行諸官大國三卿而晉設六卿其子弟皆得從之故鄢陵之戰欒書子鍼爲車右卽公行也魏風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卽公族也魏風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父子同時爲大夫者而以此爲証不特不讀論語春秋并三禮毛詩俱不讀矣且亦知韓厥子無忌終不爲大夫乎左傳韓獻子老將立無忌而無忌以廢疾辭遂立韓起則此公族官但是國倅何嘗是大夫况國倅亦應見策書甯武并不爲國倅謂爲大夫乎說見故事條

蓋大夫

齊卿之位

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明明稱齊卿且明日位不小而反行攝卿此何所據

况驩本右師古王國卿有太師少師侯國卿有左師
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何
得云攝攝其意必以蓋大夫爲邑宰名如郕大夫鄆
邑大夫類皆屬家臣竟忘却驩是右師卽趙註後爲
右師亦祇知離婁篇右師在後竟忘却本文齊卿之
位四字總由不讀書不識大夫加邑名實有數等毋
論王國大夫加邑號者便是內諸侯如祭伯單伯等
卽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
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朱
註直註攝卿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
蓋大夫作同時稱耳予乃舍大夫而稱右師宋向戌
以右師而食采于合春秋傳名合右師則此直註曰
蓋大夫卽蓋右師何不可焉

爲諸侯憂

諸侯者縣邑之長

豈有邑宰縣長稱諸侯者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
諸侯也蓋流連荒亡何止臣屬憂卽列國亦當憂者
吾卽以齊景事作齊景証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
疾者梁丘據曰今君疾病爲諸侯憂則疾病尚爲諸
侯憂况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

割烹要湯

伊尹為有莘氏之媵臣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但引史記文而不註割烹則于本文二字仍未解即
史記亦未解考膳宰諸職總以備賓客燕饗喪紀祭
祀諸大獻而惟割烹煎和司肆割而主烹煮者則專
屬內饗所以掌王后太子之膳羞較庖人外饗尤為
親近故當時謂之媵臣以內饗官與女侍等也不
然后妃媵僕無及庖隸者而稱曰割烹何解矣又負
鼎俎三字亦內饗職文王舉則陳鼎俎以待之皆可

驗

四書改錯
卷三

十六

鼎俎三字亦內饗職文王舉則陳鼎俎以待之皆可
史記亦未解考膳宰諸職總以備賓客燕饗喪紀祭
祀諸大獻而惟割烹煎和司肆割而主烹煮者則專
屬內饗所以掌王后太子之膳羞較庖人外饗尤為
親近故當時謂之媵臣以內饗官與女侍等也不
然后妃媵僕無及庖隸者而稱曰割烹何解矣又負
鼎俎三字亦內饗職文王舉則陳鼎俎以待之皆可

割烹要湯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